

忘归

戴漓力 著

忘归



刀出鞘而浴血

箭离弦而忘归

忘归

戴漓力 著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忘归箭/戴漓力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54-2594-1

I. 忘…

II. 戴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3399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125 插页:2

版次: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—12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那一只银箭高傲地插在我的胸前，我的视线刚好可以笼住箭下的那些腥红。血，浸透黑色的衣服，变成诡秘的紫红，如同一只狰狞的嘴固执地要告诉我一个噩梦般的故事。





封 印

时间，是不是一滴被抛向半空的水珠，在湛蓝中留下一痕虚无的轨迹，然后再落回原地？那么时间，我可不可以顺着善变的环形，一步一步，找到未来的记忆？因为我的未来就是原点的过去啊……

断裂的黄木女儿梳，凝碧的玉石。

我从来没有这样心甘情愿地双膝跪下，跪在冰冷的地板上。你的手中，弓如满月，拉出一个醉人的弧形，然后“嘣”的一声脆响，一双瘦削美丽的银箭被弹出弓弦。刀出鞘而浴血，箭离弦而忘归。我倾听着他们修长的身体破空而来的清啸，就如同你初用那支名叫试玉的洞箫试音时的清啸，空灵，动人。

这纯银的箭一定是很锋利很锋利吧？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觉得痛，就已感到它插入我的胸膛中旋转不息，我是个迟钝的男人，没有灵巧的身法躲开它，也没有勇气躲开它。因为我没有勇气不看你的眼睛啊！我一直盯着

封
印

你的眼睛，一直死死地盯着，希望从你漆黑的瞳中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我一直坚信，只要能在那里找到自己，那就是你记得我了，认识我了……

但是，我垂下了头，无论如何再也抬不起来。那一只银箭高傲地插在我的胸前，我的视线刚好可以笼住箭下的那些猩红。血，浸透黑色的衣服，变成诡秘的紫红，如同一只狰狞的嘴，固执地要告诉我一个噩梦般的故事。

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为自己编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，它们拥有不可能的开始和不可能的结尾。但我讨厌噩梦，恐惧噩梦！惊醒时候的冷汗和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恐惧，我们守着如此真实的恐惧，却口口声声地嘲笑它为梦！所以，如果一个故事若是如同噩梦一般，哪怕只是梦，我也不想听！但是，我急促地呼吸，伸手掩住嘴，有些甜的液体从喉咙深处涌出，顺着我的指缝蜿蜒而下，就像泪水不知不觉地要涌出眼眶一样不能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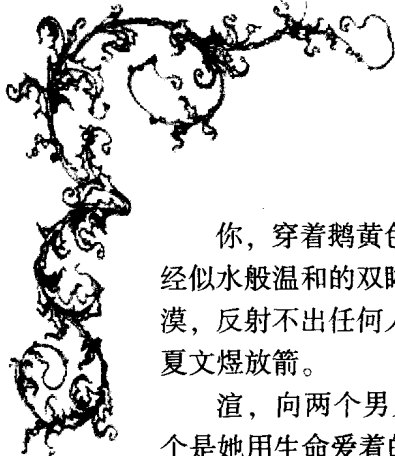
是不是记忆来的时候也会像止不住的鲜血，忍不住的泪水，就那样不顾一切地涌上心头……

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支撑着我的身体不要倒下，头痛欲裂，我不想听这故事啊！

那天晚上，我逼你，我求你想起根本不属于你的记忆。你告诉我，每个人死过后都会在奈何桥喝下孟婆汤，这样就不会再记得前世的恩怨，重新活过，走自己的路。前世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来世？

如今，我终于明白这感觉，但一切好像都迟了……





你，穿着鹅黄色的旗袍，高跟鞋的鞋跟纤细柔弱，曾经似水般温和的双眸，陡然变得如同这一双银箭般冰凉冷漠，反射不出任何人的身影。然后你拉开弓，对准了我和夏文煜放箭。

渲，向两个男人发箭，一个是用生命爱着她的，一个是她用生命爱着的。

她射中了……

是的，就是故事的开始。

这也是我还没有想起的故事的结局……我跌倒在地板上，努力地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把断裂的黄木女儿梳。当我的指尖触到这把断裂的木梳时，胸口骤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我知道，我的思绪在往故事的开头坠，在不断地坠，可是……我竭力地想要嘶喊出来，那消逝已久的往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
如果身体也不属于自己，思想也不属于自己，连那个年代也不属于自己，为什么还要用前世这样一种脆弱的东西牵绊住自己？前世，究竟是什么？！

封
印

每天，我都会骑着马踱到她的房前，等她吱呀地推开纸窗，然后托着她瘦瘦的下巴，微笑地望着我。在她还没长到窗子那么高的时候，她就会搬一张椅子爬上去，探出大半个身子自豪地朝我招手，然后问着同一个问题，“哥……什么时候我的头发可以长得很长很长，飘到窗户外面去呀？”





妄想症

我，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！但有一件事，我宁愿相信是上帝犯了错误，那就是为什么像我这么天才的一个人，竟然会待在精神病院？

我，一直坚信我可以做到任何一件事情！但是……我相信这世上没有比我更迫切要自杀的人了，可我无论如何，都做不到这件事——让自己死掉。

从床上爬起来，我烦躁地揉着眼睛……我该怎么样才能杀死自己呢？四周的墙壁是弹性的泡沫，没有桌子，没有椅子，不能撞墙，也不能用椅子砸自己……没有不锈钢的床架，床是直接铺在地毯上的柔软的褥子，没有镜子可以打破用来割腕，没有绳子用来上吊——上吊也没有横梁可以吊……我叹着气坐在地毯上，回忆着我这半辈子看过的所有侦探恐怖小说里的凶杀案……依稀记得有人砸破时钟，用里面尖锐的指针杀人，可是……我抬头看了看墙壁里的时钟——液晶的数字笑嘻嘻地一

妄
想
症



闪一闪……唉……我再次叹了口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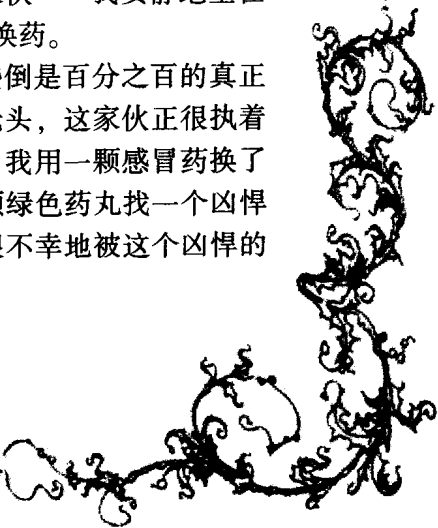
在几个护士的严密监视下吃过早饭，其中一个把我领到一张又大又圆的桌子前，示意让我坐下。这是个长得很甜蜜的小女护士，她用一种极为惋惜的目光看着我，我知道她肯定在想，这么帅的男人怎么会是精神病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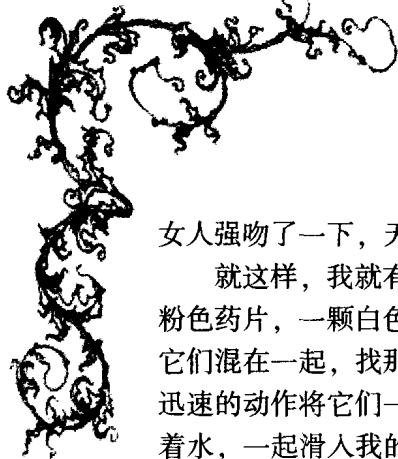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我敢对天发誓！我确实不是精神病！

我只是企图让自己死掉而已……这是一个诺言，一个秘密！我答应过，和别人约好过要在我二十七岁这一年死掉，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！在我活着的这二十七年中，曾经有过无数的人许诺过，答应过，但总会有原因让他们失约、食言。但我宁愿独自站在风雨中，站在拥挤的餐厅门口，推辞掉最诱惑的机会，推辞掉任何可能的理由，实践我答应过的每一个诺言。当食言变成了一种美德，人类就朝着伊甸园的方向呐喊，我们不需要上帝，爱是奢侈的。

但我宁愿相信上帝一直在某一个地方注视着我们，我也宁愿相信我是爱着每个人的……当然，不包括那个把我送进这个精神病院的可恶的家伙……我安静地坐在桌边，开始我每天必做的作业——换药。

圆桌边围坐着一整圈人，这些倒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精神病。我轻轻推一下右边的老头，这家伙正很执着地试图用四颗糖果拼出一个圆形，我用一颗感冒药换了他的一颗白色药丸。接着，用一颗绿色药丸换一个凶悍的女人换了一片粉色的药片，还很不幸地被这个凶悍的





女人强吻了一下，天哪……我的初吻！

就这样，我就有了一颗感冒药，一片红色药片，一片粉色药片，一颗白色药丸和一包没有标签的冲剂……我把它们混在一起，找那个甜蜜的小护士要了一杯水，以异常迅速的动作将它们一齐吞了下去。那些味道各异的药混合着水，一起滑入我的肠胃……

于是我开始充满了希望……肚子痛、头痛、咽喉痛、不能呼吸、骤然晕倒、喷血……

任何一种症状都足以让我欣喜若狂，但是……我就用这种热切的目光凝视着那个甜蜜的小护士，当然，她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无论如何，被一个这么英俊的“精神病”用这般热切激动的目光注视都是一件很值得满足的事……所以她注视我，过了很久，我隐约感觉会有一点症状了，于是我张开嘴，5秒钟后……我打了一个嗝……

这就是我的初吻换来的一点点症状……我绝望了，今天是一天，明天就是我二十七岁的生日，我必须死！必须在今天之内死掉！

我目光中的热切陡然变成了悲哀和忧伤，那小护士吓了一跳，转身走开了。我已经快成了一个真正的神精病了……如果我再在这里呆下去的话……

片刻后，那个小护士抱着一只文件袋回到我桌子边，用一种外婆哄宝宝的慈祥语气对我说，“江帆，起来了啦！陈医生要检查你的病情进展啰……跟我走，好么？”

我一只手按了一下桌边，点着头站了起来。那小护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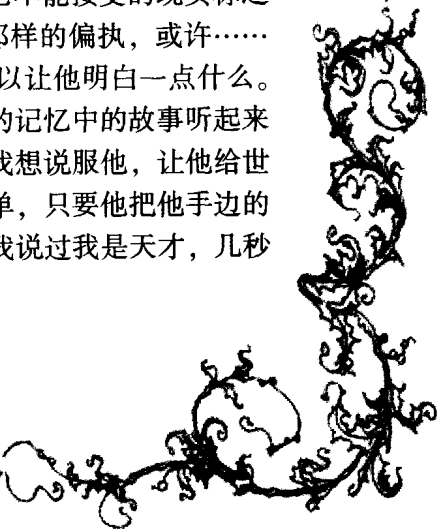
很甜蜜地朝我笑着，很高兴我这样听话。哼，要知道我是整个医院里最听话的人了，比邻座那凶悍的女人，比那边桌子上天天哭的婆婆劝说起来简单多了……天哪，我在和一群神经病比谁更听话？苦笑着，也许我看起来已经很像个神经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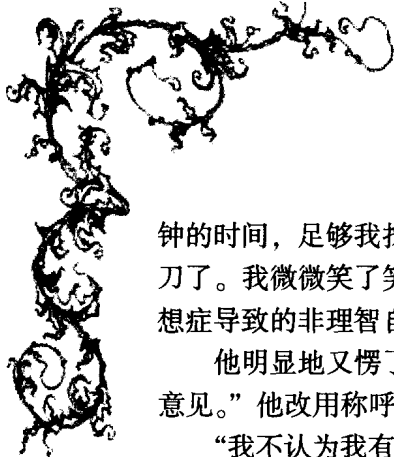
穿过走廊，小护士推开门带我进了陈医生的诊室。他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接过护士递过去的有关我的病情的记录，然后抬起头很温和地看着我。我指了指桌边的椅子问：“我，可以坐在这里么？”

他异常惊讶地望着我，张大了嘴，很久才含糊地说，“可……可以。”他大概没有料到一个精神病患者会这样有礼貌地跟他说话吧。起先看我的那个李大夫也露出过和他一模一样的表情，第二个黄大夫也是，他是第三个……我笑笑，表示谅解。

他皱着眉头看完我的记录，然后疑惑不解地看着我，“他们的诊断是，你有极度妄想症和非常严重的妄想症导致的——非理智自杀倾向？”

我知道，很多白痴都把他们自己不能接受的现实称之为“妄想”。这个医生看起来并不那样的偏执，或许……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，或许我可以让他明白一点什么。我不指望让他相信我的话，因为我的记忆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有些荒唐，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我想说服他，让他给世界上的每一种可能一次机会。很简单，只要他把他手边的那把裁纸刀借我几秒钟就可以了。我说过我是天才，几秒





钟的时间，足够我找到我的颈动脉或者腕动脉，然后划一刀了。我微微笑了笑，“极度妄想症和……非常严重的妄想症导致的非理智自杀倾向？您认为呢？”

他明显地又愣了一愣，随后道，“我，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”他改用称呼“您”，这让我增添了一点信心。

“我不认为我有。”我很认真地说。

他点着头，“但是通常呢，神经方面有点不适的患者是不承认自己有……”

我干脆地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正常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有神经病！如果全世界都要逼着他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话，那他倒真的会被逼疯，现在我就在受你的逼迫，我很遗憾我被无辜的确诊了，导致我竟然没办法申诉，你们在慢性谋杀一个正常人！但是！”我盯着他万分讶异的双眼，“如果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良知还在的话，请您还给我自由！就在今天！”那样，我就还来得及去死……

他呆了很久，终于说，“那么，你究竟说了什么被人认为是妄想的话？”

妄想？如果那真的是妄想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安静地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接受那叫Can的女孩送的小小的礼盒，然后……

我摇着头，重新回忆这个残缺的故事，它没有中间，也没有结局，每次到某一个地方就戛然而止！我很想知道它的中间是什么，结尾又是什么？我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地托住我的腮，另一只手在半空中划一道流星似的轨迹……

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的记忆里就有这个故事了。

阴暗的房间，昏黄摇曳的烛光，炉内炙热的火焰舔着锅底，一下一下用力地锻打着那两块纯银……今晚我就要跨上父亲为我准备的骏马去迎接我未来的新娘，她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？我都不知道……我只是知道，箭离弦而忘归，无悔。我要在今晚之前许下一个诺言，并且永远不为这个诺言后悔，就像被我射出的箭。

我要把这个诺言叫做“忘归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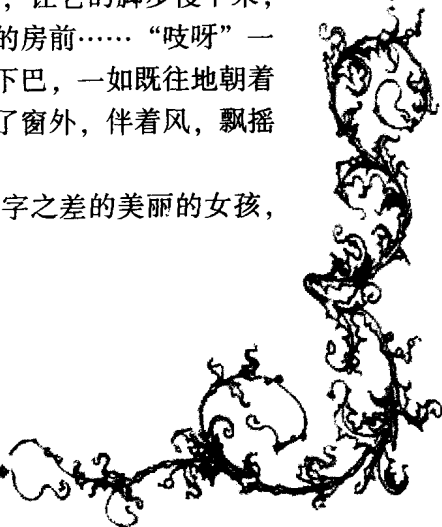
被高温熔软的银在铁笼下呻吟，拉长，变瘦。……如果时间也可以被拉长，被扭曲该有多好……终于，在炉火熄灭的前一刻，一对闪烁着优美光泽的银箭躺在了我的怀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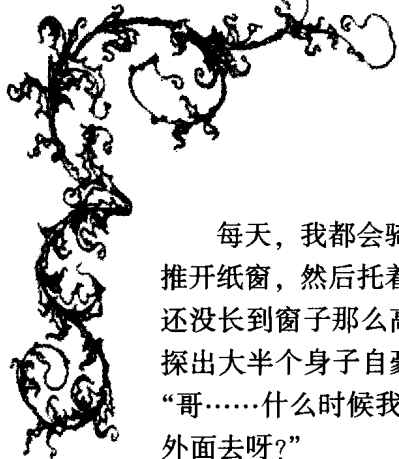
我掏出我的小刀，在还散着余温的的箭尾小心地刻上两个字——“忘归”。一支刻“忘”字，一支刻“归”字，梅花小篆……

推开房门，我跨上我的马，背着我的弓和这对箭往回家的方向奔去。

到了庭院中央，我勒了勒缰绳，让它的脚步慢下来，顺着那条开满花的小径慢慢踱到渲的房前……“吱呀”一声，纸窗被推开，渲托着她瘦瘦的下巴，一如既往地朝着我淡淡的微笑着，长长的头发垂到了窗外，伴着风，飘摇……好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

夏文渲，这个名字和我只有一字之差的美丽的女孩，是我最爱的妹妹……





每天，我都会骑着马踱到她的房前，等她“吱呀”地推开纸窗，然后托着她瘦瘦的下巴，微笑地望着我。在她还没长到窗子那么高的时候，她就会搬一张椅子爬上去，探出大半个身子自豪地朝我招手，然后问着同一个问题，“哥……什么时候我的头发可以长得很长很长，飘到窗户外面去呀？”

我说，“就快了，就快了……”

后来，她的头发真的长了，真的可以飘到窗外面去了。她就不再说说话，不再问问题了。她好像从来没有伤心的事，从来就那么发自内心的微笑着，也许在她眼里，我也是。

渲染起她的长发，开始用她那把黄木的女儿梳梳理她的头发。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旗袍，清丽、优雅。明天，她即将出嫁，盖上红色的绸缎，等待一个不知道名字，不知道长相的男人揭开她的喜帕，然后成为他的妻子……爹告诉我的。可是她为什么不伤心呢？她为什么还在淡淡地微笑呢？我扶着怀中的银箭，终于开了口，“你明天就要嫁给别人了……”

渲染放下梳子，停止了微笑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

我看着她眼睛，“今天晚上，我就要去迎娶我的新娘了……”

“啪”……她的手指颤了一颤，梳子掉出了窗外，我知道，她是伤心的，虽然她仍是这样平静的表情。我翻身下马，替她捡起梳子，递到她的手里，她的指尖一片冰



凉。我知道，渲从不会皱一皱眉头，哪怕再伤心，再难过，她也只会默默地梳头，平静地看着远方，好像所有的悲哀都可以顺着她长长的发丝一缕一缕地梳掉……我甚至都没有见到她掉过一滴泪。她有着女子的温柔，却没有女子的软弱……与她对视的最后一刹那，我突然将一双银箭一齐搭上了弦，用尽所有的力气朝天射去……我说，如果有来世，我还是在这一年回来，回来找你，那时你不是我的妹妹，你会做我的……妻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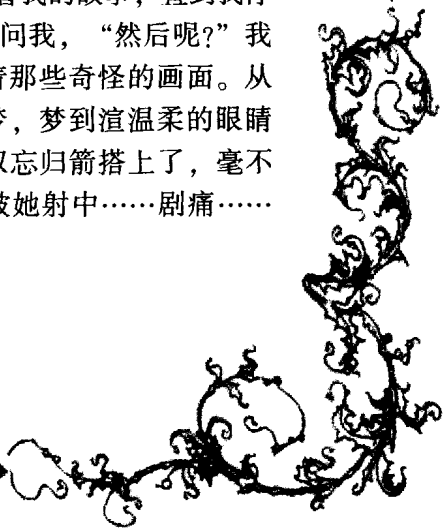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完了就飞身上了马，狠狠一鞭抽在马背上，踏尘而去。在路的尽头，我转首向她那里望了一眼，我没有看见那双银箭落下，只看见有一行清亮的泪顺着渲的脸颊滚落而下……她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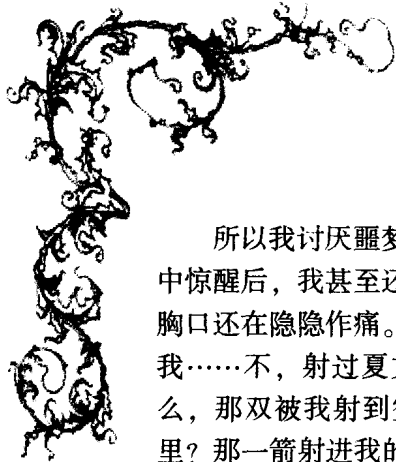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我姓夏，叫夏文煜，那年我二十七岁……这就是故事的开始，民国七年……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！

这个开头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的映在我的脑海里，那梅花小篆，那鹅黄色的旗袍，那行滚落的泪……

陈医生坐得笔直，很认真地听着我的故事，直到我停下，他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，然后问我，“然后呢？”我闭上眼睛，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着那些奇怪的画面。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着同一个梦，梦到渲温柔的眼睛突然变得冰冷，她将我铸的那一双忘归箭搭上了，毫不犹豫地朝我射来。我跪在地上，被她射中……剧痛……惊醒！





所以我讨厌噩梦，尤其是这样如此真实的噩梦。从梦中惊醒后，我甚至还记得银箭刺入胸腔的声音，甚至感到胸口还在隐隐作痛。我相信那是真的！我相信渲真的射过我……不，射过夏文煜……不，夏文煜也就是我……那么，那双被我射到空中消失了的箭为什么又到了渲的手里？那一箭射进我的胸膛，我究竟死了没有？渲为什么要射我？我知道她是爱我的！我知道！那她为什么要射我？还有一块掉在地上的通碧的玉石……为什么我对那玉石有一种潜意识的恐惧？好像一只偷窥我秘密的眼睛，我……我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见过这玉石……

我混乱地讲着我的梦，可是，那真是结局吗？我还有无数的疑惑，无数的问题……这些疑惑已经困惑我二十多年了！

“我也想知道然后！”我乞求地看着陈医生，“每次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悬念，我想知道接下去是什么……”

陈医生的表情慢慢变得严肃起来，他又低下头在纸上写了几行字。接着问我，“还有什么疑惑的梦么？”

我捧着头，十指深深地插入头发，“我梦见凌霄花，红得发亮的凌霄花，整个山谷都是的……但是山谷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安静得可怕……这好像并不属于渲的故事，但是，但是却经常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只是一刹那的画面，一闪即过……”我抬起头，“你相信前世吗？我知道，夏文煜是我的前世，我是他的来世。我想回去，